

北京文学
创作丛书
BEIJING
WENXUE
CHUANGZUO
CONGSHU



中杰英小说选

北京出版社

中英杰

小说选

北京出版社

丛书设计：王 晖

本书设计：温秀生

·北京文学创作丛书·

中杰英小说选

出版：北京出版社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印刷三厂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25印张 252,000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7,400

书 号：10071·531

定 价：1.20元

中杰英

中杰英,广东梅县人,1934年生于韶关,在战火中度过童年;46年在安源煤矿读中学,50年参加土改工作队文工团,编演过一些剧目;51年考入清华大学汽车专业,曾担任民族管弦乐队指挥,55年留校任教,57年错划右派。此后当过十几个工种的机械与建筑工人,72年在北京第一建筑公



司转技术工作,任工程师,主持过工程指挥和科研试制等,曾获建委和北京市科技奖。56年开始发表技术著作,79年开始文学创作;小说《罗浮山血泪祭》和剧本《灰色王国的黎明》获全国性文艺奖,小说《在地震的废墟上》获《十月》文学奖。现为中央实验话剧院编剧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我就是你的爸，我就是……他的声音发颤了，热泪流了下来。

沉重的皮鞋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地行进。陡峭的山，黄鸟的鸣，路的尽头云吃一个山岭之间的豁口，白昼逆射的余光衬出一幅剪影般的壮丽构图。韦日负着那拖来的小女孩在不断地问山山攀登，愈来愈远，愈来愈小，在云雾中渐渐模糊，消失了……

科学在世界的废墟上探索，人民在历史的废墟上觉醒。

一切在灰烬中死于非命的兄弟啊，
你们，安息吧，你们的血不会白流！

作者手迹

目 录

罗浮山血泪祭.....	(1)
燃烧.....	(46)
年关.....	(66)
皮箱里的梦.....	(83)
沉思.....	(93)
姐妹	(106)
狭路	(123)
在地震的废墟上	(142)
无言歌	(231)

创作随感

——代后记.....	(409)
------------	-------

罗浮山血泪祭

一

一九六七年二月，为了逃避卫戍区的追查，我们学校的拘留所开始第三次长途流徙。掌权者心里很清楚，剩下的囚徒大多口袋里装着唯物主义的护身符，只要一逃出去就会变成动摇他们旗帜的台风。不过实际上没有人打算逃走，因为这些囚徒都是脑筋相当拘泥的大学教员。他们认为逃走无异于自我承认有罪，起码也是不够光明正大的，所以一个个都象死鱼一样听话。

囚运我们的高栏畜车还没有进入广东境内，车厢里结冰的牛马粪已经化了，气温明显地转暖。可是没想到从广州折向东行的时候，下起了冷雨，刺骨的寒风一阵紧似一阵，无情地袭来，那景象就好似又要进入冰河时期了。

据说长途汽车拒绝装运黑帮，我们只得在一个乡村火车站，从囚车喂饲料的闸门口象猿猴一样钻了出来。

人们在汪汪雨水的站台上抖瑟着，等待举行“贩卖”仪

式。长途的颠簸叫囚徒们一个个脸色灰暗，精神萎靡，连鼻子上的水珠也没有力气去拂掉。谁知道在前面等待我们的又是什么厄运呢？

手持短鞭的押送者们懒洋洋地从守车上走下来了。为了酬答他们的一路辛苦，前来会合他们的造反司令部驻广州“大使”，将陪他们返回广州去观赏珠江的波涛，听说还要买几条活蛇带回北京去给家里人治癌症。但愿如意！

在雨中等了好久，新主人才姗姗来到。这个人一身乡土打扮，棕皮蓑衣上一顶竹笠，脚上长筒胶靴，倒背着一支双筒猎枪，枪口用塑料布裹得很严实。他已接近六十岁，但是动作敏捷利索，看上去倒有几分象一只剽悍的老鱼鹰。很叫“大使先生”失望的是，他只孤零零地一个人，缺乏前呼后拥的显赫声势，这样押解囚犯，多么不够牛气！

这个人大声地自我介绍，说他叫张阿公，是民兵指导员兼护林员，还是个打猎的。满口的土话恐怕除了我这个从小生活在广东华侨社会里的人之外，没有一个北方来客能听明白。

打猎的冷漠地看看我们这群落汤鸡，示意我们到候车室去避雨，既没有高声吆喝也不叫站队。这让“大使先生”面子上有点过不去，脸色阴沉地一招手，骑士们簇拥着奔向饭馆喝广东鱼汤去了。“贩卖”就此成交。

屋角的担架上忽然发出一声沉痛的呻吟，囚徒们纷纷惊恐地转过身去。

“陈先生，陈先生……”孟明半跑着把极度苍白消瘦的

老人托在臂上，轻轻摇晃。这青年人本来是相当魁伟健壮的，长期的营养不良和非人的待遇，让他只剩下一个清瘦的架子，唯有眼睛里还执拗地闪射着青春的火光，灼热逼人。

打猎的张阿公走过来，不动声色地问道：“他有病？厉害不厉害？”

人们低着头不敢回答。这个背枪的老头长相倒不算吓人，但是凭着半年的宝贵经验和囚徒的心理直觉，只要他不丧失立场，我们就仍然是无产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早就领教了一条超世纪的规律，谁待我们最残忍，他就是超级革命的。

“他没有病，一会儿就好！”孟明遽然答道，斜着身子挡住老人痛楚的脸容。

一个三十多岁佝偻着腰的瘦骨头，蓦地向张阿公恭敬地打了个立正，抢着说道：“报告指导员，我报告陈赞的病情……”这家伙叫刘永泰，是黑帮队长，刚才多半已经由“大使先生”介绍给老头子认识了。

孟明猛然转脸恶狠狠地盯住这个瘦鬼，威胁地向他攥着硕大的拳头。

刘永泰微微一怔，似乎多少意识到了由于“大使先生”的离去，环境可能有了变化，随即发窘地改口说：“陈赞……他感冒了，病不重……”

这个类似人形的东西原是学校烧锅炉的临时工，和我们在同一天晚上被挂上八公斤重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刑满

释放流氓盗窃分子。因为他血管里流着贫下中农的染色体，又披着油污的工作服，身价比吃粉笔灰的黑帮高一个数量级，被委派为囚犯头目。这小子以为自己是属婆罗门种姓的自来红落难公子，每天虔诚地带着我们早请罪晚鞠躬，装腔作势，煞有介事。在火车上他认为陈赞已经死了，两次到守车上去请示，打算把活着的死尸扔下车去。孟明恐吓地警告他，说等他睡着了也把他扔下车去。当骑士头目亲自前来查看的时候，囚徒们又按照孟明的授意，齐声告发刘永泰拿印有领袖像的报纸当手纸。这小子看到自己暴露在仇恨的空气里，这才稍稍老实了一点。老先生才没有被扔在铁路边上活活地喂了野狗。

张阿公见陈赞不再呻吟了，也没有问起囚徒们是否吃过午饭，立刻严厉地命令道：“我们马上出发，前面有五十里山路，再晚就走不到家了。我还要警告各位：哪一个离开队伍，出了危险由他自己负责！”

于是，这支筋疲力尽又饿得发昏的队伍在大雨滂沱中走出车站，沿着泥泞小路蜿蜒地行进。

我的鞋子在淌过小溪的时候丢掉一只，走起路来就象跳舞一样难受，为了不让担架上的病人也跟着跳舞，现在索性光着两只脚走了。担架前头的孟明和我一样光着脚，他的步子迈得很大，几乎是不顾一切地发疯似地往前走，好象只有这样，才能绝处逢生，才能救活担架上的病人。他是善于幻想的，他也极力想去把握住风云变幻的严酷现

实。可是假借上帝名义的传教士们把政治魔术变得比风云变幻还快……

五天以前，一位在国务院仍握有实权的同情者，曾通过秘密途径通知我们的系主任陈赞老先生：卫戍区正在寻找这个流动的非法拘留所，要他作好申诉准备。老先生十分兴奋地让孟明开列了全体被囚教师的名单，然后自己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一行字：“敬爱的总理，救救我们吧，救救科学吧！”从被囚的第一天起，老先生始终以为，人大代表按法律是不能随便逮捕的，象他这样知名的、被人叫做“活化石”的古生物遗传学家，一定很快就会得救。然后他就可以再去救别人了。可是就在偷列名单的第二天早晨，好象是被内奸出卖了，突然不明不白地对囚徒进行空前的大搜查，名单搜出来了。孟明当即毫不犹豫地站来自首：名单是他写的，可以核对笔迹，与老先生无关。奇怪的是，这个“罪魁祸首”只受到很轻微的惩戒，全部火力都集中到了陈赞身上。看来与国务院有过接触史的学者象鼠疫一样让他们感到害怕。旋风般的袭击把老先生打得满地乱滚，穿翻毛皮靴的勇士们得意地喊着：“再踏上一只脚！”从那时起陈赞躺在担架上再也起不来了：三根肋骨断了，肺叶被骨尖戳破受了重伤。我们仅有的一个药箱里除 A. P. C. 之类就是空瓶子。可是老先生的生命力象口香糖那样不好溶化，他没有在高栏畜车里遵命死去。当他得悉我们正沿着京汉线向南方急驰的时候，那失神的眼睛忽然奇特地放出异采，凄然苦笑道：“五九年我在罗浮山寻找过一种在

地球上已濒于灭绝的昆虫，分类学家把它们叫做……好，我就不讲拉丁文名称了，正式的学名也姑且勿论，我们暂且把它叫作锯牛吧！……要是我能活着，我还想去找。正象人家骂我的一样，我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我热爱大自然，也非常珍惜自己的生命！”

为了让这垂危的人心境平静，我们都迎合地点着头，可是心里十分辛酸，以为老先生一定是太痛苦了，所以才说出不着边际的锯牛神话来安慰自己。没想到孟明全然不能体谅老人的病体沉重，借此机会好奇地向他提出了一连串有关锯牛的学术问题。我用埋怨的眼色示意好多次他才沉默下来。他立即拿出笔记本坐在背包上急速地写着：

锯牛——现残存于南美洲亚马逊森林，中国南岭地带40年代发现其化石。陈赞等人推测仍有活的后裔，1959年春赴罗浮山搜索未获，拟再度前往，惜……

陈赞的这位高足和他一样，是孟德尔、摩根遗传学派的死党。他们认定只有用精巧的物理方法来研究生物学才有出路，而尤其醉心于古生物遗传系的密码演化过程，竟然狂妄到想最终用薛定谔的物理方式来表达进化论。这使我极其恐慌，因为我是吃米丘林的苹果长大的，对孟德尔的僧侣主义深恶痛绝。我们两个人几乎每天都在宿舍里召请自己的祖师爷的亡灵来抬杠，写下了一篇又一篇互相商讨的檄文。六六年的秋风一起，我们便和陈老先生一同变

成了反动学说的墓俑。抬杠的我们终于被别人抬到政治神坛上当了一对祭羊。在那些狂热病的勇士眼里什么都是一片漆黑：米丘林是苏联人，是修正主义；孟德尔则是帝国主义，当然孟明比我还多一条罪行，因为他是党总支委员。我也比他多一条罪行，因为我是华侨，是里通外国嫌疑犯。如果我的父母认定自己绝子绝孙，永远不给我来信，也许胸前的黑牌子还可以减轻几克的重量吧。

可笑的是，我和孟明现在还在继续抬杠，不过这回抬的不是遗传学，而是系主任的担架！

沉思之中，忽见黑魑魑的大山在风雨中排空而至，沉重地压将下来。

“到什么地方了……”从担架上发出细弱的问话，老先生又从昏迷中醒来了。

“陈先生，前面就是罗浮山。”孟明答道。

“罗浮山！？”

“是的，罗浮山！”我怕老先生听不清，又大声重复了一句。

“罗……罗……”担架剧烈抖动了一下，陈赞极力挣扎着要坐起来。我们刚停下脚步，他忽然用手按住胸部大声喘息，哗地一声喷出一口鲜血，肺泡终于大面积破裂了。

队伍停止前进，张阿公跑了过来，一眼看见担架上涔涔流下的血迹，怒容满面地逼视着刘永泰和孟明。

“你们讲一讲，感冒会吐血吗？”

“他……他刚才不让我说。”刘永泰抱怨地指指孟明。

“这个老头是个教授，他快死了……断了三根肋骨，救不活了。”

“你胡说，你没安好心！”孟明愤怒地用肩膀把瘦骨头撞到一边去，对张阿公冷笑道：“怎么样？需要就地活埋吗！？”

张阿公没有理会他的顶撞，惊疑地问道：“怎么受这样重的伤？”

“他们打的！”孟明怀着敌意挑衅地答道。

老头子微微震动了一下，冷冷地哼了一声：“你们骗了我！车站本来有医院，再回去来不及了！”

“你倒很会送人情，一路上没有一个医生敢给黑帮治病！”孟明的脸色越发难看了。

“没有这一条！”张阿公断然驳斥说，“犯了死罪也要先医好病再枪毙！”

这个回答让我们大吃一惊。

张阿公命令刘永泰把队伍带到山腰的破庙里去，等候他到公社去请医生。这背枪的老头紧紧腰带，迈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矫健步子，刚钻出小树丛就急速跑动起来，象只低飞的鱼鹰消失在风雨呼啸的山色中。

囚徒们麻木的表情松动了一下，困惑地望着这老头子的奇怪举动。难道生活在这荒凉山野里的乡下人倒多少懂得一点法律吗？

山神庙的柱子在颓墙上摇晃着幢幢黑影，潮湿的树枝

冒出呛鼻的浓烟，篝火飘来飘去。山风象一柄长剑从门洞伸进来，撩动着潮冷的衣衫，寒气逼人。可是陈赞对自己的痛苦和外界刺激的反应都越来越微弱了，他不时受惊似地抽搐一下身子，迷离地说着令人心悸的谰语。

“……是卫戍区的同志吗？请过来吧……我就是陈赞，我是研究生物演变的……总理认识我，和我碰过杯，还跟我开过玩笑叫我‘活化石’哩……是的是的，我现在在罗浮山，就是古代博物学家葛洪炼丹成仙的地方……我看见了一个锯牛，看呀看呀，它在树上爬……爬……”

这可怜的人脑细胞仍在紧张活动，虚妄地热望着有一颗光明的救星会突然追上我们的队伍，解救我们这群被厄运驱赶着的无辜者。

孟明满眼含泪，就着篝火亮光打开药箱。他想试试能不能把老人的幻梦延长几个小时，哪怕是零点几个小时。十分离奇的怪事发生了——一盒唯一的急救肾上腺素怎么也找不到了，可是它刚刚还在那里！

“我早就说过，药箱要锁起来！”刘永泰变幻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怪相，忽然扯开嗓子高声喊叫：“你们把背包都打开，咱们挨个儿找！”

囚徒们一个个蹲下来，刚要解开湿漉漉的背包，孟明似乎恍然悟出了失窃的秘密，咬牙切齿地一摆手。

“别找了！这里有鬼！陈赞不死，这个贼他交不了差！”

刘永泰微微一怔，眼珠子在火光中骨碌碌地飞快闪烁，

狞笑道：“这个贼他心里知道。我不管你们的事了。”他袖起手往柱子上一靠，再也不说话了。

眼巴巴等到下半夜，张阿公和医生始终没有来。没有食物，没有饮水，也没有烟草。饥饿、疲劳、寒冷和绝望无情地向我们一齐进攻。从头发到脚底，湿淋淋的衣物象一捆带刺的绳子把身子越绑越紧，灵魂在黑暗里不住打滚，急骤的雨声把幻觉揉成了支离破碎极不连贯的断片……校园的晨钟与夜灯，图书馆的耳语，女友的会心微笑，雄鹰的飞翔……一切化为乌有，撞落在求告无门的铜墙铁壁上……也许为了解下生命的桎梏，用自己的双手去否定自己的存在，也是愉快的，可是拘留所连一根象样的绳子也没收了……夜，黑得可怕，它在唱着谁也听不懂的咏叹调……

雨水从屋顶上，从大门洞，从墙缝里不断灌进来，在地上慢慢扩散、汇合，流向飘忽明灭的篝火，腐蚀着奄奄一息的光明。

它快燃尽了，它快熄灭了……猝然一声霹雳，山林升起耀眼的火柱，惊天动地的雷鸣腾空而过，庙宇摇动着，尘土喇啦啦地落下来……那似乎已完全寂静了的生命忽然活动了，陈赞微微睁开眼睛，他看见我们在哭泣。

“朋友们……难过什么……”那顽强的生命在和死神搏斗中只剩下了最后的一刻，声音虽然纤弱但是那样清晰。“懂得生命规律的人是不怕死的。达尔文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一点也不怕死’……”他望着正在逐渐昏暗

下去的火光，眼睛睁得越来越大，“我不相信有灵魂，可我现在希望它有……我要找马克思……找达尔文，我要控告……”

灰暗的瞳仁凝住了，愤恨地仰望着苍天。

他死了，死在罗浮山的入口处！

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他放弃了洋人给予的优渥待遇，第一批从太平洋彼岸回到自己的故国，沉醉在烈日风霜的野外考察工作中好多年，而后，来到我们学校接任系主任。在他咽气的时候，身上别着的白布符号上写着：反动学术权威，美国大特务！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应该给那位赫赫有名的学生领袖颁发铁十字勋章，表彰她在共产主义世界替他们发展了一名有议员头衔和学术地位的忠诚间谍！

这块经过精心加工的活化石，现在终于变成了愤怒的雕像！一颗永恒的死化石！

孟明轻轻地把黑大衣拉上去盖住了遗传学家的脸。这位和我们一起被关押了半年的老人终于和世界诀绝了，到冥冥之中去找他的锯牛去了。无言的告别仪式上，只有低头肃立的囚徒们在抽泣。但是孟明此刻却仰着脸，他没有哭，也没有愤怒，而是平静得令人害怕。这是对世界的理性的审判。

“不要哭了，我请求你们让他安静一会儿……”孟明低沉地说。也许，这个有政治头脑的人已经意识到了，队伍里这些脆弱的无辜的心灵再也经受不住新的折磨。